

04 教会历史 基督教早期的圣徒们，次经的作者，以及早期异端的产生

教会历史，早期的圣徒们，新约次经的作者，以及早期的异端，灵智派，孟他努派等

Sally Shi

记录：Lin Zhang 2023.1



（0：0）我们今天来讲一下早期教父。这个系列我们在之前几节课讲了一些它的背景，讲了一些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些帝王他们的一些政策和政绩，并且在他们世俗权力和基督教早期产生的时候他们产生的一些冲突。那么在这样的冲突中，就会产生一些异端，也会出现一些比较好的神学家。因为他们是基督教教义的奠基人。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一个部分，讲早期的一些异端以及整个基督教社会对这些异端产生的一些反应。

罗马书8 : 28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
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1: 05）人类历史的文明它其实是动态的，它是像液体一样是流动的，因为人是自由流动自由活动的。所以我们看待历史的方式，我们也是有联系的，是有关联的，不是单一的，不是割裂的。我们看待人类的历史，必须要尽力地去还原它当时的状态，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当时它为什么会产生，它为什么会消亡。任何一种文明它都是有它的原因，也会有它的走向。所以我们看待历史的时候我们是动态的，不是割裂的。所以我们在学习教会历史的同时，我们也会学习教会所处的时代的背景，那个就是世界的历史。因为世界历史是教会历史的底层色彩，任何脱离世界历史而来看教会历史都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客观的。所以我们其实圣经里面就已经给我们方法论。我们看待历史就应该像罗马书第8章28节说的那样。那里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有互相影响的因素在里面，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也就是我们这些信徒能够得益处。这里的得益处不是说我中个大奖，发个大财，这里的得益处，我们最终的益处是什么？是永生，是能够上天国。所以整个人类历史的相互效力，最终的目的就是这些奉神的旨意被召的人最终能够走完人类历史，能够最终进入天国。这就是圣经赐给我们看待历史的方法论。

启示录2：8，10

- 你要写信给**士每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
- 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3：16）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节课的内容。我们上一节课讲到了受逼迫的教会，我们再前面是讲到早期教会，对吗？初代教会。然后后来讲了受逼迫的教会。我们用启示录里面主耶稣基督亲自赐给使徒约翰的话，让他带信写信给7个教会。这里面其中一个就是示每拿教会。他当时是这样说的，他说：“你要写信给示每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们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对示每拿教会的定义。他的那种描述特别接近于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到公元4世纪开头那一段时间，就是整个基督教社会教会都被压迫被逼迫的这个过程。里面说会受患难十日，我们从整个罗马帝国逼迫基督教的历史上看到它整整逼迫了十次，所以它有一定的对应性。

罗马逼迫基督教300年

三场大瘟疫

死亡超过6000万

全民动员，上到君王，下到百姓

帝国灾难频繁，濒临破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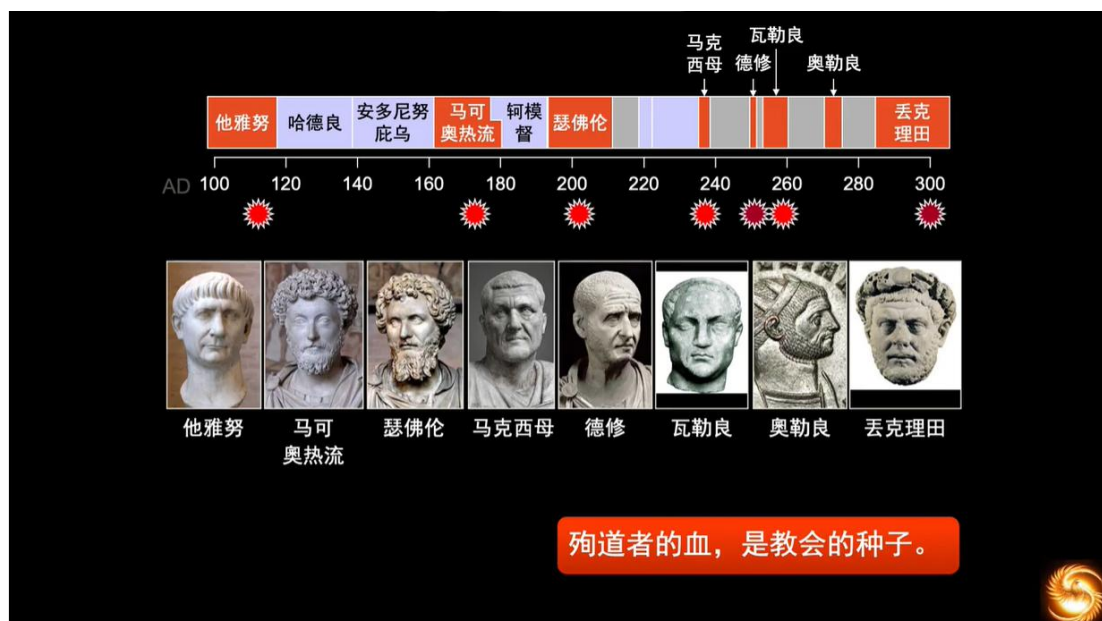


（5：02）在这一场持续了将近 300 年的大逼迫中，我们也看到罗马帝国它也经受了三场大型的瘟疫。这个大型的瘟疫整整死亡人数统计超过了 6000 万人。那个时代的人口，它其实出生率虽然高，它死亡率也很高。所以这个是当时的医疗条件和农耕社会的结构决定的。所以这个死亡人数对罗马帝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也会对后期罗马帝国的衰亡有着很大的很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个 300 年中，我们看到整个罗马社会是从君王到诸侯再到老百姓，大家是团结起来反抗神。压迫基督教基本上是一个全民参与的运动，因为没有成本，你还有收获。你还能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敬神是一种美德。所以压迫越厉害就越说明自己的道德水平很高。因为他们相信的是罗马神，罗马的众神。所以我们从罗马的五贤帝身上就能够看出来，对吧？反抗神和个人的品行其实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好人和坏人都是神的敌人，这个就是我们对好人坏人对善和恶之间一个颠覆性的认知。和权力站在一起是人的天性，我们在后来的历史中会反复证明这一点。所以福音的到来是世俗之王也就是撒旦最恐惧的事情。他会利用一切世俗权力和有罪之人的灵魂来攻击神的仆人。这是人类社会的真相。罗马在这 300 年里面灾难频繁濒临破碎，越是倒霉他们越要逼迫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因为由于基督徒不够敬虔不够敬虔地去拜他们的众神的导致的，导致他们的神愤怒。这个和犹太人的观念是一样的。他们钉死基督的原因也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基督僭越了神。根据旧约先知的书和摩西的律法，这种行为，说自己是神的儿子这种行为，是会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的，所以他们会钉死他。这就是人的逻辑，这也是人的局限。那我们人岂不是很绝望吗？对的，我们人其实挺绝望的。那怎么样才能打破这个怪圈呢？圣经里面给了我们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看见。

让瞎眼的能看见。谁才能让我们看见？基督让我们看见。所以罗马后来的归正很能说明问题。罗马后来为什么会有米兰赦令？就是君士坦丁大帝他看见了。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了十字架。所以我们就能够知道，在本体论上，人是不可能去认识神的。只有神让你看见了，你就能明白了，你就能得救了。否则人是有自己一套很自洽的逻辑的，根本不可能走得出来。君士坦丁看见了，后来的法兰克蛮族克洛维也看见了。他们两个人信主的方式很接近，我们以后会讲。所以人的得救完全是神的作为。我们只能在历史中等待神的时间，这是我们认识论的起点。



（9：22）这是我们上一节课讲到的在公元 1 世纪的时候的两场大逼迫。一次发生在尼禄年间，一次发生在多米田年间。在尼禄年间，保罗和彼得殉道。在多米田年间，约翰被压迫流放到拔摩海岛。这是两场比较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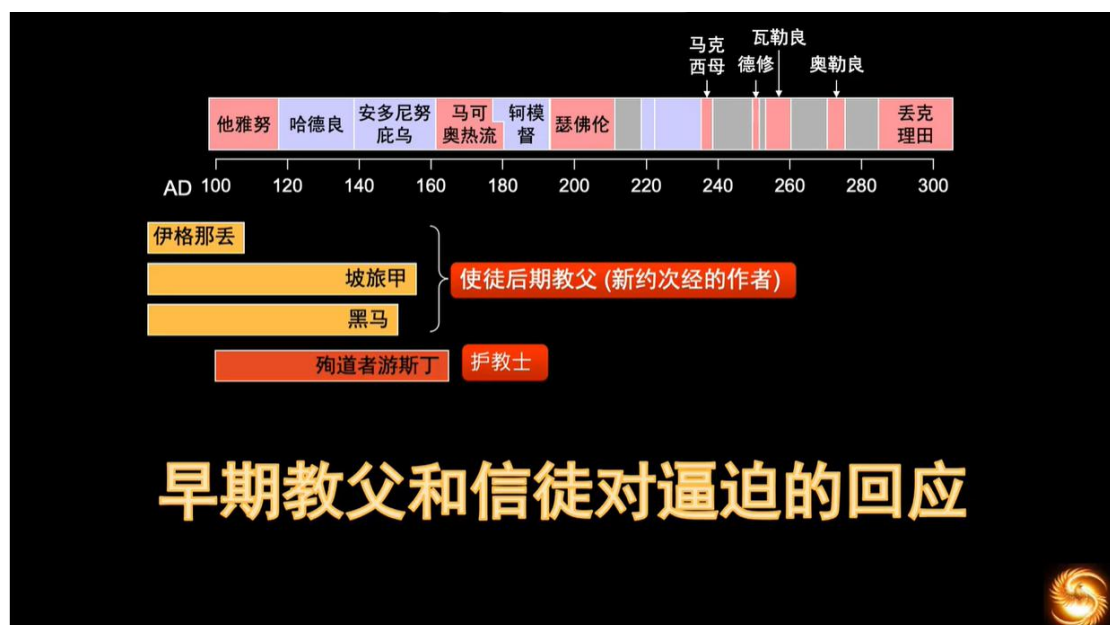


(9: 51) 这是在公元 2 世纪的时候发生的 7 场大的逼迫，其中还有一次是未遂。所以加起来一共是 8 场。加上前面 1 世纪的两场，一共是十场。这一切君王，有好的也有坏的，但是他们大部分是比较贤良的君王。所以一个人他个人品行好不好和他对待神的态度其实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在这个 200 多年将近 300 年的逼迫中，我们看到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我们会看到它慢慢慢慢地遍布全罗马。这是神在为他今后的文明历史在做预备。我们以后沿着这个系列我们会讲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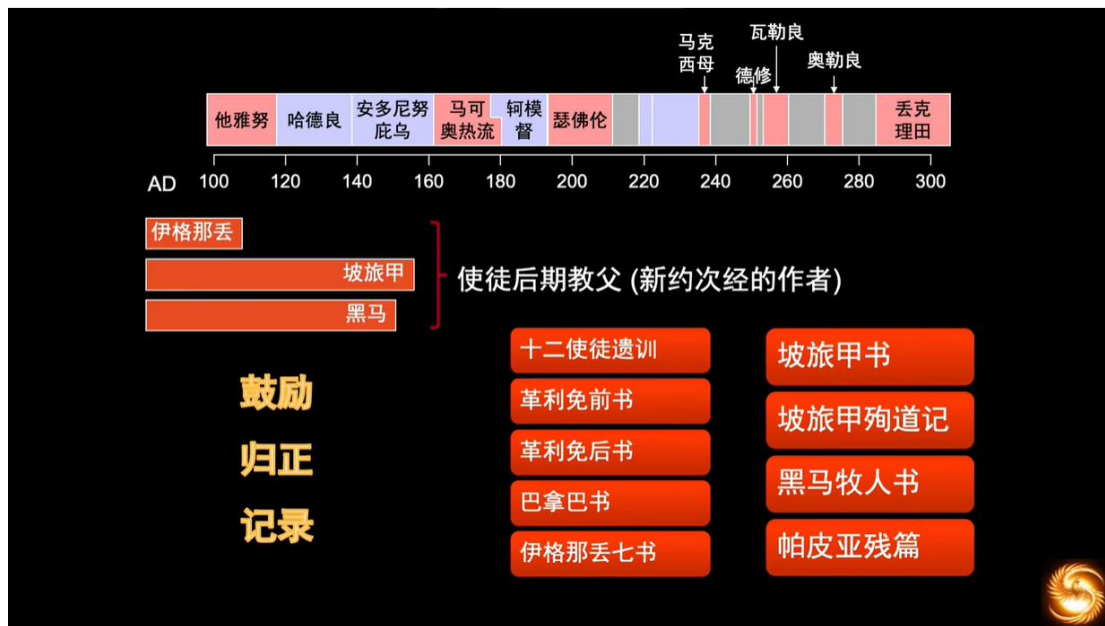


(10: 47) 罗马五贤帝出现在 2 世纪，这是罗马相对稳定的一段时间，因为它是一个大帝国，帝国多民族。它要统一，它其实是挺难的。但是因为这五贤帝的出现，它给了罗马将近两个世纪的稳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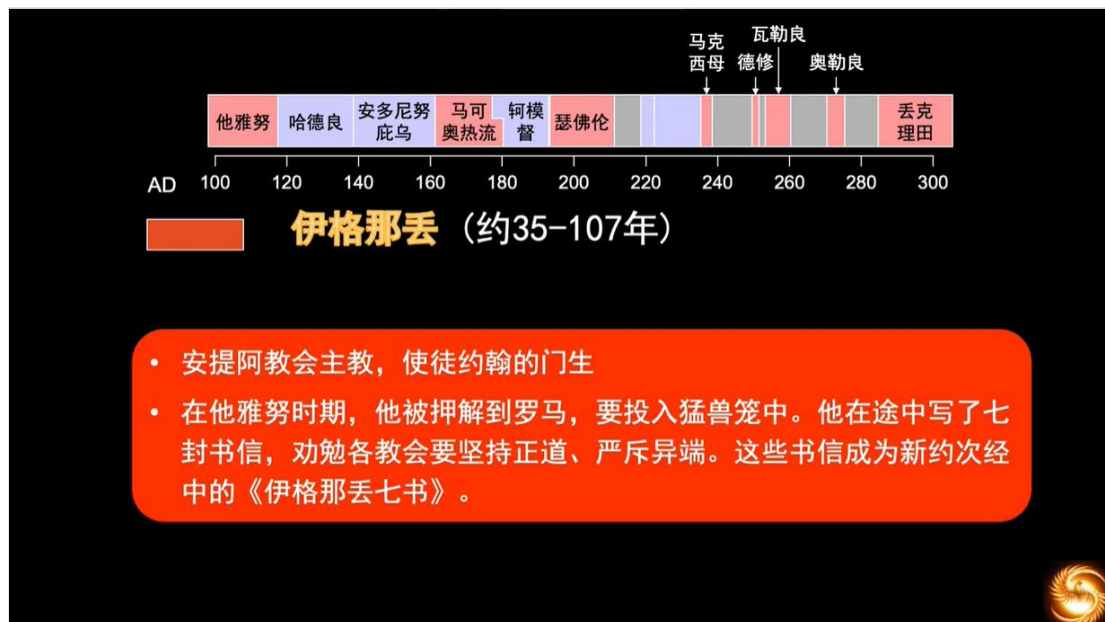
这五贤帝它不是血缘关系，因为罗马的它的继承制它不是简单的嫡长子继承制，它是指定继承人。所以他在一定的范围内他有一定的选择权。这五位都是很厉害的。像图拉真，他是远征埃及的。像哈德良，他是远征大不列颠。在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有非常有名的，叫哈德良长城。像安东尼庇护，他征服了小亚细亚，他还打安息帝国。马克奥热流他是皇帝中的哲学家，他非常有名，写了一本书叫《沉思录》。他是很有哲学思考的这么一个皇帝。他是后来打仗的时候染上了瘟疫去世的。他在死之前他想将王位传给一个军事家，结果人家没同意。所以他就传给了他的儿子。结果他的儿子是很不像样的一个人，有点类似于像尼禄的这么一个人。然后接下去就开启了混乱的 3 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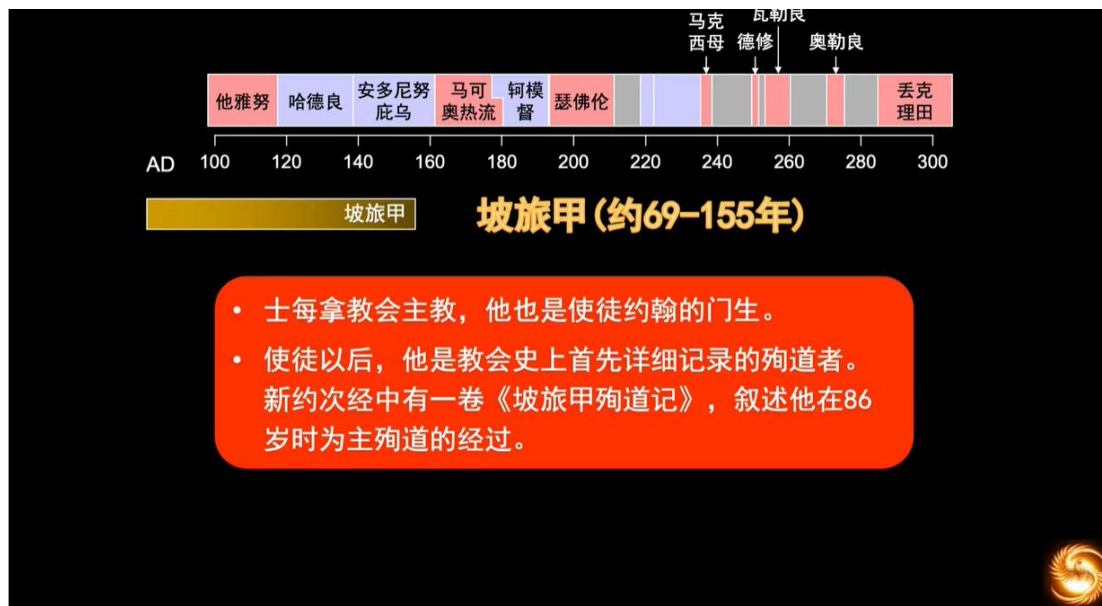
(12: 31) 在公元 1 世纪末的时候，我们知道使徒约翰也终老在以弗所教会，对吧？然后接下去他的那些门徒就接下去继续地传教。这个时候使徒后期就出现了一些非常好的非常有名的一些带有使徒传承的那些教父们。他们也是新约次经的一些作者。这个是早期的教父和信徒对逼迫的回应。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基督教会还处在地下状态。罗马政府不断地在逼迫。那么这一些教父他就要写很多的一些理论上的神学上的一些东西，去继续地带领去教导当时的刚刚处在萌芽状态的教会。所以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大量的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有些被天主教会纳入到他们的次经，我们大致地了解一下就可以。



(13: 42) 这些作者这些次经作者，基本上他的目的很简单，他就是针对当时教会所处的那个环境他要鼓励当时的教徒，也要在一些神学教导上要归正他们的思想。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刚刚成立，因为是人的教会，是罪人的教会。所以罪人就一定会将他原来的世俗传统和一些思想带进教会，所以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早期的教父就会在这些次经里面对这些行为进行一些归正性的教导。当然它也记录了早期教会的一些日常的活动和思想，所以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归正、鼓励和记录。这些是耳熟能详的一些次经。我们大致地了解一下。它什么《十二使徒遗训》，我是没看过。《革利免前书》《革利免后书》，还有《巴拿巴书》，《伊格那丢七书》，类似于这一些。如果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有一些在天主教传统里面是有的。但是因为我们是新教传统，所以我对这一些我都不太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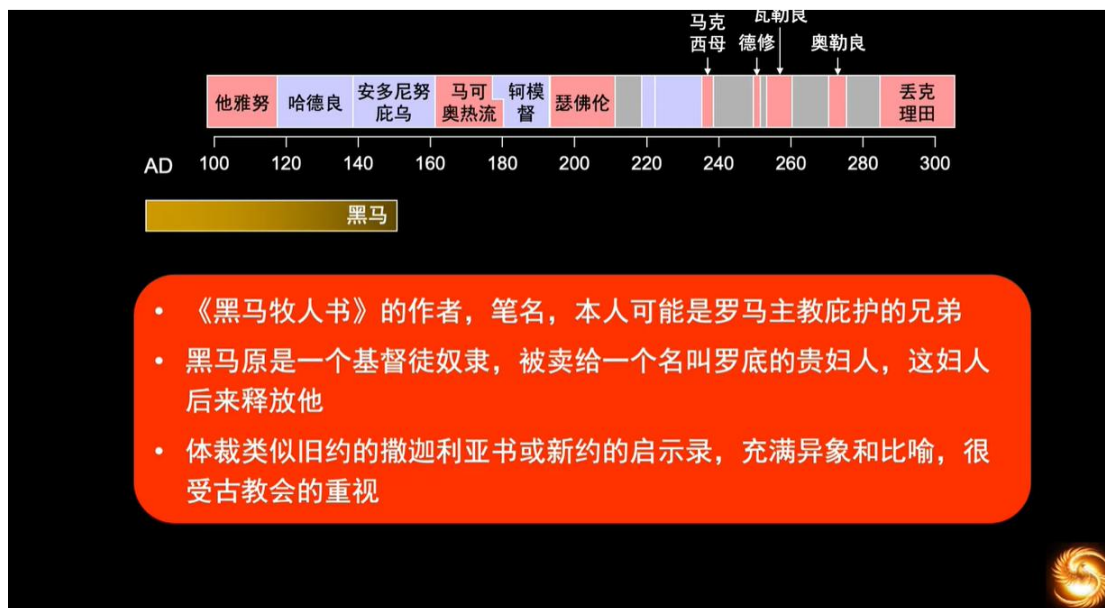


(15: 13) 我们对其中的一些作者大致做一下介绍，主要是帮助大家了解一下那个时期的一些主教他们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像这个伊格纳丢，他是公元 35 年左右出生的人，一直到公元 107 年。所以他是属于比较早期的。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刚刚升天那一会他就降生了，差不多是那个时间段。他是安提阿教会的主教，他是使徒约翰的门生。他是跟着约翰在教会里面。在他雅努时期，他雅努是公元 100 年左右的王，在那个时期他就被解押到罗马，要把他投到猛兽的笼子里，狮子笼里。他在途中，就是去罗马的途中他写了七封书信。他是劝勉各个教会要坚持正道，要严斥异端。这些书信就成为新约次经中的那些叫《伊格纳丢七书》。他在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切切地希望能够为主殉道。他里面这样写，他说：“愿野兽急切地扑向我，否则我将激动它们。来吧，群兽们，来吧！撕裂我，来践踏我，让碎骨和断肢都能够不惧怕地来吧。恶魔凶残的折磨只能让我得着基督。”所以他这个信里面他表达了那种基督徒根本就不惧死亡的那种态度，非常激励当时在逼迫中的教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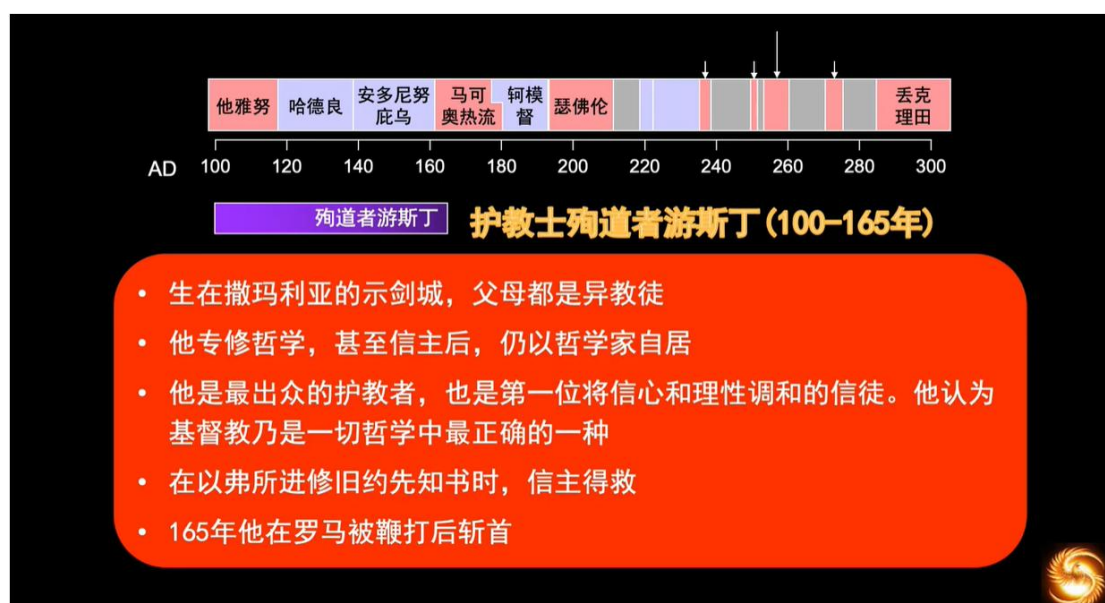


（17：19）这个叫坡旅甲的他是示每拿教会的主教。他也是使徒约翰的门生。他是在使徒以后，他是教会历史上首先详细记录他殉道过程的这么一个殉道者。在新约次经中有一卷书是叫做《坡旅甲殉道记》，里面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他整个殉道的过程。他殉道的时候他那年已经 86 岁了。当时罗马的执政官在大肆地搜捕基督徒，就非常鼓励他们背叛他们的信仰。所以威逼利诱什么方法全部都用尽了。当时有一天，就是他在夜里祷告，好像在睡梦中。然后他就突然之间看见他头下的枕头起火了。而且这个枕头立刻就烧毁了。他半梦半醒的状态他就醒过来了。他就告诉和他身边的人，说他认为他要为基督的缘故可能会被焚烧在火刑柱上。他可能要受火刑。这是神给他看到的异象。结果三天以后，结果真的有人来逮捕他。他是愿意被逮捕的。但是当时的教会成员就把他绑架到一个附近的农家去躲起来了。当时来逮捕的人就贼不走空吗，他们就抓住了当时两个男孩子，就拷打他们。结果其中有一个就供出坡旅甲藏身的地方。然后到礼拜五的晚上，他在楼上在祷告的时候就传来了马蹄声。他就知道是逮捕的人近了。有人劝他躲到别的地方去，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有时间可以逃脱。他就拒绝了。他说愿主的旨意成就。结果当罗马的人来的时候，坡旅甲就从楼上下来，和他们谈话，态度是喜乐安详的。逮捕的人是不认识坡旅甲的，看到这么一个庄严稳重的老者他就问他，坡旅甲是在哪里？他就说我就是。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当局要抓这么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结果坡旅甲知道他们的来意以后，就立刻叫人预备饮食。说你们路途遥远，也很辛苦，你们先吃吧。你们就尽情地吃喝。给我一些时间，我要做祷告，你们不要打扰我。结果这些军兵就同意了。他就上楼去祷告，满有神的恩典，使别人听到了的人都很惊奇。他当时就提名为所有关心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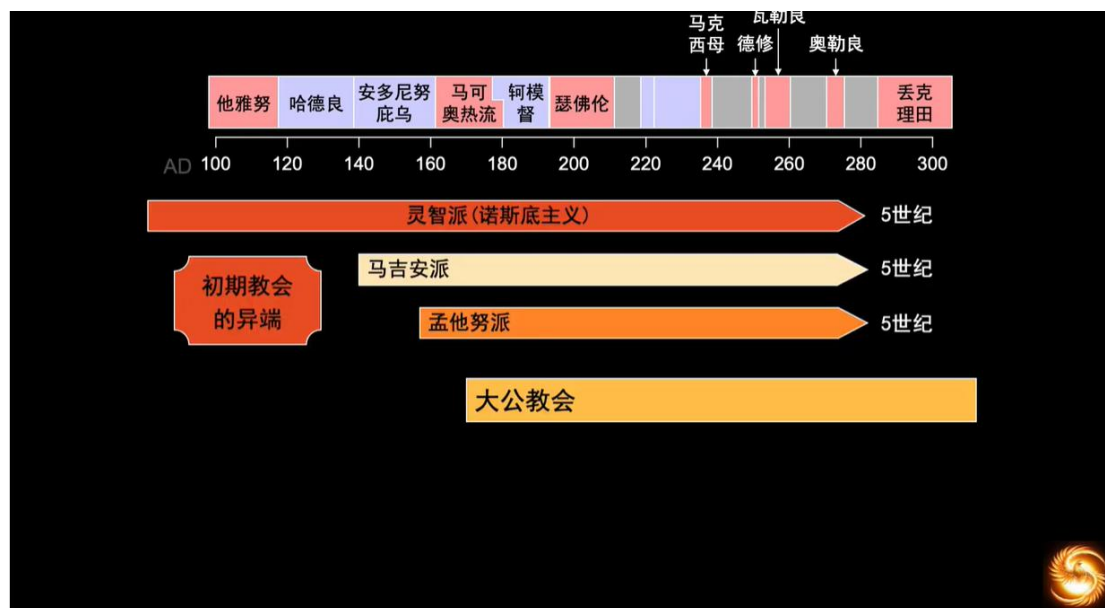
的人祷告，从小到大不分贵贱，一个都不放过。然后他也为全世界的教会祷告，最后也为来抓他的人祷告。到出发的时候，他们就给他骑上驴，带到城里。然后到城里以后，当时的护民官希律，也叫希律，和希律的父亲，让他同坐上车，因为看他年纪大了吗。然后就劝他，你就说一声凯撒是主不就行了吗？并且献一个祭，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损失。你有什么要紧的呢？你一定要这样做。结果他起初是静默不言，他们继续催他的时候，他就回答我绝不照你说的去做。结果他们看他这个样子，这么硬，就威胁他，并且把他推下车。本来是跟他坐一辆车的，就把他推下车。但是当时他的小腿就伤了。但是他还是好像没事情一样，欢欢喜喜地就跟着解押他的人进入了运动场。在那里就有很多人聚集在那里。这个时候从上传来声音，对他说：“坡旅甲呀，要坚强，做大丈夫。”没有谁看见他讲话，也没有听见任何人在讲话。但是当时现场有很多人听见那个声音。有些人没听见，但是也有很多人听见。所以有些他们就认为这是神在鼓励他。所以后来整个过程他是挺那个的，就是一直总督也不想杀他，一直劝他你只要说一句话我们就放你。你就说一声打倒无神者。打倒无神者是可以的呀，因为坡旅甲是有神的人吗。所以他就想了想，叹了一口气。他就举目望天，他说打倒无神者。结果总督说不行，你还要宣誓，要辱骂基督，我就释放你。坡旅甲就说，他说这 86 年来我侍奉他，他从来没有亏待过我。我怎么能够亵渎我的王呢？然后总督又劝他，那你向凯撒宣个誓吧。坡旅甲就说，你一直要我向凯撒宣誓，这是徒劳的。这表示你不知道我真实的品格。现在你听我公开地宣告，我是基督徒。如果你想学基督的教训，你定一个日子，你可以来听，我讲给你听。结果总督就很生气，他说我有成群的野兽。你如果不悔改，我就把你丢给野兽。所以坡旅甲就说，那你就把野兽叫过来好了。他说如果我从好转成恶，那是坏事，我不做。如果是离开恶向善，是好事。所以总督他说，那我就用火烧你。结果我们知道，他就被火烧死。而且关键是烧的时候，刚刚放到火上烧的时候，那个火焰形成了一个拱门，形状就像风帆一样，就像墙壁一样地围绕他。根本就没有烧到他。这个也是很奇怪的。所以当时那些旁边的人看到火焰烧不了他，然后就用一把刀刺入了他的身体。那些血喷出来的时候就把一些火焰给熄灭了。坡旅甲那个时候就死了。所以他的整个过程，就是包括当时在边上看到的那些百夫长什么的，就特别地敬佩，就有点像那个在十字架下的百夫长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同样，他们的行为，像坡旅甲的行为，也让在旁边看守的那些罗马的百夫长也产生了一些敬意。所以他后来就允许基督徒收集他的骨头，把他庄严地安葬。



（24：52）这本《黑马牧人书》作者就比较有争议。因为黑马是一个笔名。但是大部分神学家都认为他本人可能就是罗马主教庇护的兄弟。书中的人物黑马原来是一个基督徒的奴隶，被卖给了一个叫罗底的贵妇人。后来这个贵妇人就释放了他。他看见了许多异象，天使就出现为他解释这些异象和比喻的一些意思，促使他深切地认罪悔改。这是一部几乎被纳入圣经正典的教父著作，也是新约次经中篇幅最长的。它的体裁有点类似于旧约的撒迦利亚书，或者是新约的启示录，充满了非常奇异的异象和比喻，很受古代教会的重视。所以这本书我是没看过，但是这本书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拿来看一下。



（26：08）当时的罗马政府和那些崇尚众神崇拜的异教徒他们不但逼迫基督徒，他们也攻击基督教信仰，因为他逼迫基督徒他就要为自己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因为他这种逼迫他必须要有正当性。所以他们就攻击基督教的信仰。他们捏造了许多荒谬的故事来控诉基督徒的罪行，并且误传基督教的教训。他要丑化基督教。为了回应这一类的攻击，就会有些基督徒来写书来为基督教辩护。这个就成为当时的护教士。护教士基本上不是神学家，而是那些忠于基督教的思想家，向教会以外的人做一些理性的辩白。我们要注意，护教士是对外的，向教会以外的人，为基督教做辩护。这个和在教会里面归正神学教义是有传播对象上的差别。对内的那些神学家，他是在教会内部归正信仰的。护教是对外的，所以我们把这一类的人都叫做护教士。对内的是神学家，对外的是护教士。当然也有很多很优秀的神学家，他们同时也是非常优秀的护教士。这只是定义上的差别，在外延上他们是可以重复的。我们这里就会先介绍一下殉道者游斯丁，他是当时很有名的，为基督教做大大的辩护。他这个人出生在撒玛利亚的示剑城，父母都是异教徒。他是学哲学出身，所以他信主以后他仍然是以哲学家自居的。他是一个最出众的护教者，他也是第一位将信心和理性调和的信徒。他认为基督教是一切哲学中最正确的一种。因为他自己是哲学家吗，所以他就认为基督教也是一种哲学体系。这个就是他的局限性。这个我们不能够这样去苛求人家。他能够有这样的认知，在当时的社会已经是非常难得了。他是在以弗所进修旧约先知书的时候信主得救的。他自己后来描述他当时得救的情形，他说：“瞬时一道火焰从我心灵深处点燃，一股对先知与基督的爱流淌。他们所传讲的才是万物开始与终结的最古老最真实的解释。这是哲学家们都应该知道的。因为这些先知被圣灵充满，荣耀了造物主，万物的神与父，并宣告真神之子，耶稣基督。我发现唯独这种哲学才是稳妥而有益的。”这是他当时写的，我念了一下。他在公元 165 年在罗马被鞭打以后斩首。所以后来史学家就称他为殉道者游斯丁。当时他说：“我们不求别的，只求为主耶稣受苦，因为在基督审判台前这将带给我们救恩和喜乐。”真的是非常的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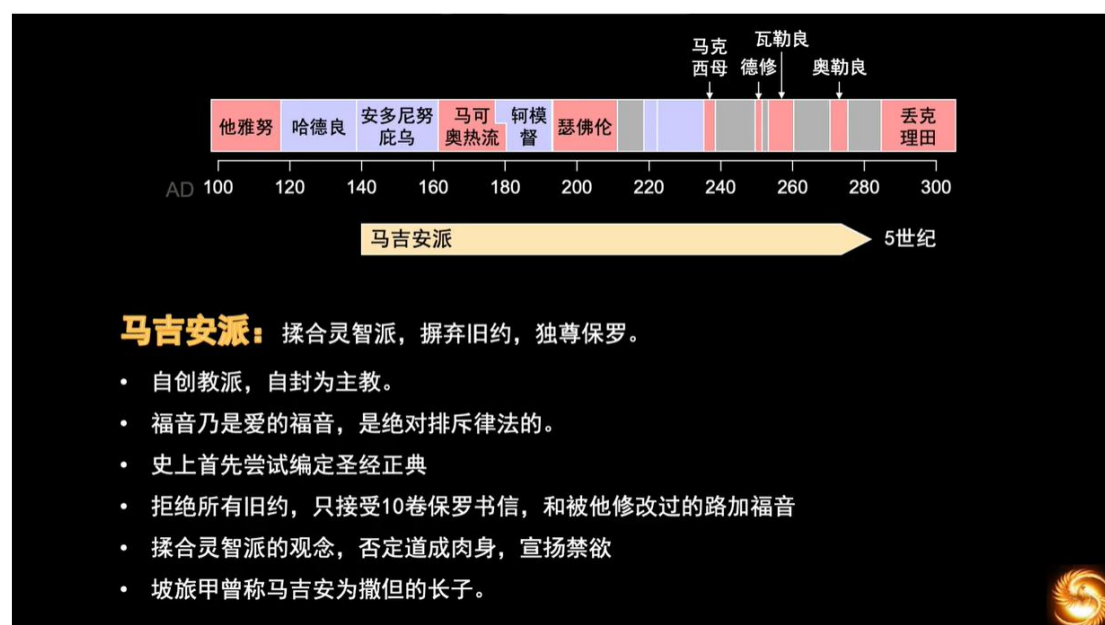
（29：59）在这里我们也要大致地介绍一下当时出现的一些异端。因为有很多神学体系对这些异端都有一个非常仔细的描写，特别是它的来源什么的，它都可以追溯到很远。我们在后面看到层出不穷的异端，其实都没有逃离这几种大的归类。它们其实从使徒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在这一张图里面，我们大致地列出了异端出现的一些时间，和大公教会成立的时间。我们把它列在一起的目的，你就可以知道，大公教会的出现都比它们要晚。所以很明显，是先有异端，再有教会，再有大公教会。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任何的事物产生它都是有原因的。大公教会也一样。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社会制度或者法律规范都是在人类历史中的特定时期为了解决新出现的一些特定问题而产生的一种回应。这是我们看待历史的出发点。你知道这一点，你就会将历史串联起来看，不是割裂地看。你就不会产生非常极端的想法，会更加包容，更加理性，也更加客观。这里历史最悠久的是诺斯底主义。这个出现的很早，是在初代教会的时期就有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也提到。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也提到。都批评过这种萌芽状态的诺斯底主义。后来又出现了马吉安派和孟他努派。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小派别，都自认为是基督教派，但是有很多连信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基督教只是他们给自己戴的帽子而已。所以我们这里就不会再一一列举。作为早期教父也不可能一个一个去把这些层出不穷的派别去进行逐一的定义。所以他们就想出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不定义什么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可以定义什么是正确的。这是他们的方法。所以他们就制定了一套神学体系和信仰教义，然后就向所有的教会开放。你如果认同的，那你就是我们这个组织的成员之一。你如果不认同，那你就不在我们这个体系之内。用这种方法就大大简单了认定程序，也给世人一

个参照意义。所以大公教会的产生过程是这样的。大公这个词，就是 **Catholic**，意为普世。现在我们叫 **Catholic**，那个时候它是拉丁语，后来就成为正统的同义词。它产生大概是主后 170 年左右。它是一个遵循主流正统教义的众教会的一个结合体，所以把它叫做大公教会。所有没有被列在这个结合体之内的，让他们自己想想自己对不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起，不同意大公教会教义的异端就一直被排除在大公教会之外，成立他们自己的小教会。所以这是大公教会的来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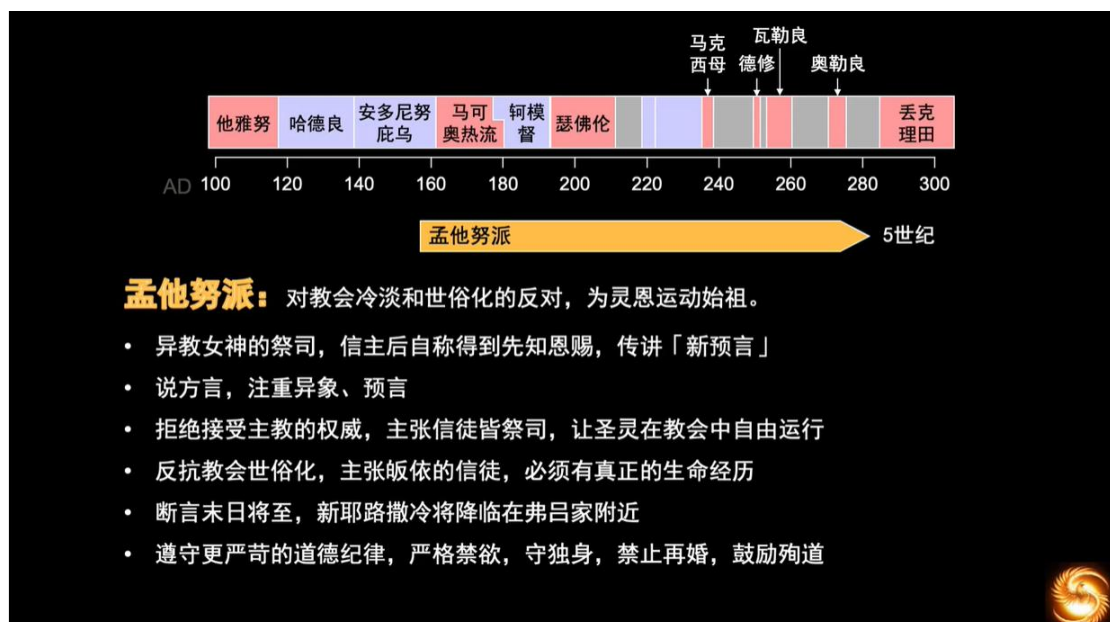
(33: 51) 诺斯底主义又叫灵智派。它的主要的教义是什么呢？就是它是特别崇尚希腊哲理的。所以他们就继承了希腊哲理的一些他们自己认为是精华的部分。比如说二元论。它认为灵是善的，物质是恶的。因此这个世界是恶的。人必须禁欲。你禁欲，因为欲望是恶的，所以你能在灵命上有所成长。这是一个极端。你就可以摆脱物质的控制。但是另外一个极端，它说你也可以纵欲。既然人的肉体是物质的，物质是恶的，但是人的灵是干净的，灵是善的。所以说你的恶对你的善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所以你肉体上可以纵欲，反正灵和物质是无关的。这是二元论的两种极端。还有一种叫发散论，就是至高的神他会发散出一连串的灵体。最低阶的灵体就成为造物的神，它会创造出物质和世界以及人。因为它既然已经定了二元论，就是物质是恶的。那么神创造物质，神难道是恶的吗，那当然不可能，对吧？所以它就把至高的神和下面低阶的神分开了。就是造物的神是档次比较低的神，所以他创作了比较恶的物质和世界和人。这是他们的发散论。还有一个是幻影说。因为物质是恶的吗，所以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他成为了肉体的人。所以主耶稣基督

只是一个幻影，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人。你看他没有办法。他既然他要相信，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三位一体的这个概念。所以他们为了解决灵和肉体之间的矛盾，他为了解决至善的神和罪恶的人之间的矛盾，他就用各种各样的层出不穷的理解。而且此外他们还主张，说人得救是凭借着一种非常神秘的知识，这个也很奇怪，也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的。这一派就是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所驳斥的那些对象。我们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也看到，保罗责怪他们有些人不是纵欲呀干嘛的。哥林多那个城市是很淫乱的一个城市。因为它是个港口城市，它是个码头城市。它里面有很多那种水手，那些工人，体力工人。它是非常粗俗的这么一个城市。所以为了归正他们当时的行为，和他们对这些信仰上不正确的理解，才有了哥林多前后书里面的那些教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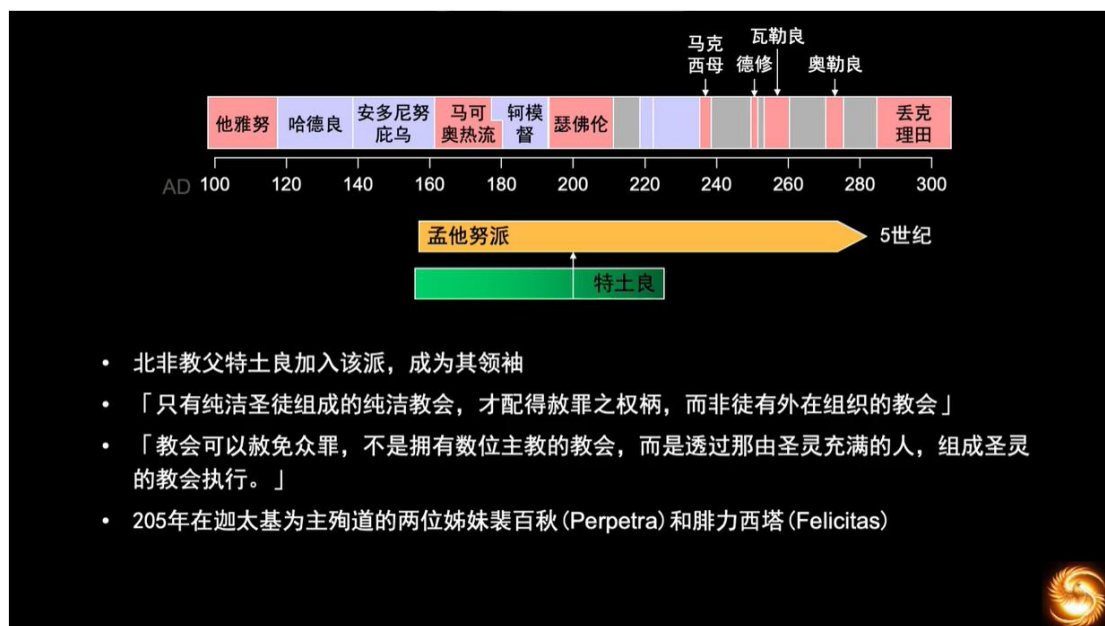
（37：03）马吉安教派它有点像灵智派，它有点诺斯底主义，但是它又有些变异。他这个人出生于本都，是一个非常富有的船主，搞运输的。他曾经大量捐钱给教会，广行善事。但是后来因为传讲异端，他又企图改革信仰，就被逐出教会了。我们知道有些有钱的人他给教会捐钱，他就认为他对教义有发言权。这个是从古时候就开始了。然后他就不服气，他就自创了一个教派，而且自己封自己为主教。他认为旧约的神是一个易变的任性的无知的专制的残酷的神。新约的神才是仁爱的怜悯的神。这个好像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认为福音是爱的福音，绝对排斥律法，绝对排斥旧约。所以他不认可旧约。所以他是历史上首个要尝试编订圣经正典的人。因为他觉得前面的旧约部分让他读的特别的不愉快，让人对神产生误会。就觉得担心把神想的太严厉，就是太任性太专

制。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所以他就拒绝了所有的旧约。他只接受什么呢？他只接受十卷保罗的书信。还有就是被他修改过的路加福音。为什么？因为路加福音里面它也有一部分旧约的内容。所以他要把那部分拿掉。这个就促使了主流教会也要编写正典。你看这个都是有典故的，就是任何的事情做的时候它都有一个应对的对象。他糅合了灵智派的一些观念，但是他否定道成肉身。而且他宣扬禁欲，他宣扬禁欲主义。这个就跟希腊一个叫斯多葛派有点接近。坡旅甲曾经和马吉安遇到过，听说好像有这么一个段子。说在马路上两个对面走过的时候，马吉安就问他，唉，你认不认识我呀？然后坡旅甲说我当然认识你了，你是撒旦的长子。所以也挺搞笑。在天主教百科全书里面说马吉安分子是基督教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敌人。这个就是天主教对他的定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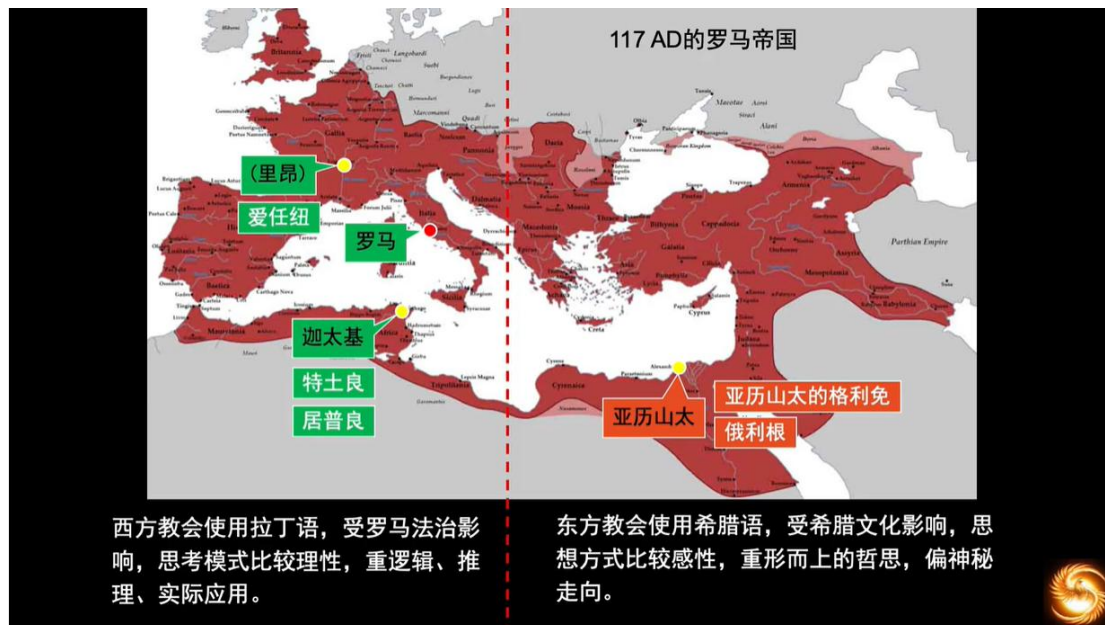
（39：54）还有一个派别叫孟他努派。这个派别我们很难说他是异端，虽然当时是被主流教会定为异端。但是我们，在我的眼光看来，它算是极端吧，它不算是异端。孟他努他原来是一个异教女神的祭司，然后信主以后他自称得到了先知的恩赐，然后他有两位女先知随后也先后地跟着他加入了。他们声称是圣灵保惠师的代言人，传讲新的预言。像说方言，注重异象、预言，这些都是新预言里面他们认为这些新预言是和权威等同的圣经。就是说他们自己看到的那些新的预言，他们也认为和圣经有同等的权威性。所以他们就拒绝接受主教的权威，他们主张什么呢？主张信徒皆祭祀，让圣灵在教会中自由地运行。他们不觉得主教有绝对的权威，凭什么？大家都是信徒。大家每个人都是祭司。这个观点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在异端频出的那个年代，你要

这样提出来，其实是很挑战主教的权威。因为异端实在太多了，主教他不得不动用他的权威来归正教义，所以他这种过早地提出这种主张，他就非常容易被异端利用，成为异端滋生的土壤。所以当时就把他给定成异端了。他当时反抗教会的世俗化，主张皈依的信徒必须要有真正的生命的经历，要有重生的经历。这一点是非常好的，这个没有错。而且他也断言末日将至，新耶路撒冷马上就要降临，而且还降临在一个叫佛吕的家旁边。这个有点太夸张了。结果后来没有来吗，他这个谎言就破灭。他是遵守更加严苛的道德纪律。他是严格禁欲的，守独身，然后禁止再婚，鼓励殉道。所以他这个派别的人信仰上特别的纯粹。



（42：36）在这个派别的三位创始人过世以后，北非教父特土良也加入了这个派别，成为这个派别的领袖。我们知道特土良，我们下一节课会讲到。他是特别向往过刻苦的生活。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而且他认为只有纯洁圣徒组成的纯洁教会才配得赎罪之权柄，而非徒有外在组织的教会。这个是他的观念。他觉得只有圣徒很纯洁，这样的教会才有能力或者才有权柄去赦罪。当时他对这个概念他觉得非常的有道理。他当时是这么说，他说“教会可以赦免众罪，不是拥有数位主教的教会，而是透过那由圣灵充满的人组成圣灵的教会来执行的。”所以前面在 205 年，不是迦太基有两个为主殉道的两个姐妹吗，一个裴百秋，一个腓力西塔。这两个人都是孟他努派的信徒。他确实是一个非常火热的一个信徒。因为当时有些教派或者有些教会就非常的冷淡，有些世俗化。他们是对这种世俗化做出的最先的回应，而且是教会性的回应，不是个体的回应。他是对教会进行改革运动的这么一个团体。他这个派别在很多方面比主流

教会更加符合圣经。我们从他的一些教义上可以看到，而且也充满活力。因为圣灵在里面运行。但是可惜他过分高举先知，他自称每一个人都是圣灵的化身。然后他也过分高举预言。他说预言是等同圣经权威，对吧？然后他也经常发生预言性错误，比如他说末日马上降临，而且什么时候降临在谁家。这个就，而且关键是他还要求信徒遵守非常严苛的戒律，这些都是过于圣经里面要求的。所以最后被主流教会就判为异端。这样他就失去了影响主流教会的机会，比较可惜。



（45：15）我们看这张地图。罗马帝国的版图是非常的巨大。整个地中海成为它的内海。它是横跨亚洲、欧洲和非洲。所以它这个时期就是教会就因为原始文化的原因，就无可避免地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教会文化。我们知道教会文化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它都根植在人类文明的底色上。这个就是教会文化，它不是教义。教义是唯一的，是神赐的，是圣经。但是在教会里面由罪人产生的形成的这种教会文化是各式各样，多姿多彩。教会根植在基督上，教义的表现形式它的表现形式是教会文化。这个我们要区别开来。所以当时的教会文化它根植在社会文化上。社会文化就是由形形色色的信徒一起构成的。那么古罗马信徒是哪些呢？就是希腊和罗马两种不同的文化载体。这个是很明显的。所以它对教会的影响也是很深刻的，它也为未来埋下了东西教会分裂的那个种子。它这种差异性首先就表现在语言上。大帝国的东西方是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东面是希腊语，西面是拉丁语。罗马最牛的是法律，对吧？罗马的成文法，叫罗马法，也是现在大陆法系的鼻祖。所以西方教会它就会更加的偏向理想，偏向讲法律吗。讲法律你就会讲逻辑吗。所以它就讲推

理，讲逻辑，讲实际的应用。它就会偏向理性。东方教会受希腊和波斯的影响比较大。希腊是什么？希腊是哲学体系，是形而上学，是思考日光之上的事情。它是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它就比较感性。而且特别是波斯过来的风气。波斯吗，有点倾向于神秘主义。因为它是自然神学的鼻祖。所以这样整个东方教会的思想就被这两股思潮波及到。它也会影响教会的信仰状况。所以我们后来看到东方教会就比较神秘主义。这一点以后在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可以体现出来。我们现在去看，东正教的建筑就很宏大，非常的宏大辉煌。索非亚大教堂叹为观止，对吧，那个大的洋葱头。它的宗教仪式也很庄严，很神圣。西罗马的建筑就相对来说要简单很多。西罗马的教堂就特别的扎实，很厚重。这种建筑模式一直要到哥特式建筑出现，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出现了很多富丽堂皇的大教堂。天主教的教堂在罗马时代其实是挺简单，挺敦实的。这个我们以后在讲建筑的时候我们再来介绍给大家。



（48：56）我们在这一段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有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是什么呢？就是很明显，它有一个交替出现。我们在讲罗马历史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它也有 100 年的稳定期，有 100 年的动乱期，再有 100 年的稳定期，再 100 年的危机期，对吧？罗马人类历史也是这样。我们从教会历史上看，我们也能从这一段历史上看到逼迫和放松这两个时间段交替地出现。在逼迫下的时候，人就会很容易放弃，对吧？这个时候真信徒就能显现出来。放松的时候，大家就能够互相辩论，真理就能够显现出来。所以神用这两种时期的交替出现来熬炼他的信徒。我们觉得这是神的目的。在逼迫期，信徒就会被迫的地理性扩散，将信仰就带到罗马广袤的帝国国土上，为帝

国的破碎做精神上的预备。当然帝国的破碎要几百年以后的事情。当帝国成为瓦片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强大的教会艰难地从废墟上站起来，成为社会的支撑力量。这个是神为 100 年以后罗马准备的大礼包，在这个时候我们能看见雏形。然后在逼迫时期，教义很模糊的情况下，就非常容易出现很多的异端。然后在放松的阶段大家就纷纷表现出来各种不同的属灵情况。这样的话异端也能冒出来，对吧？这样就能归正各种不同的信仰形态。比如说异端的归正，信徒世俗化的理清，这个都是在和平时代在放松时代你才能做的事情。在逼迫时代你连谈都不能谈，你怎么能够归正呢？对吧？所以世俗化，整个教会的世俗化，在罗马的后期，也就是国教时代发展到顶峰，就完全不受控制了。国教还产生了一些政教边界的模糊，因为太放松了吗。而且所有的人，所有阿狗阿猫，全部为了面子或者说为了一种时髦加入教会，这个时候政教的边界就很模糊。它会让凯撒来管教会。然后我们也会看到教皇插足于世俗的事务。这个都是人类社会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你只要在人类社会中，你就一定会面临这个问题。我们在后来的欧洲历史上就看到神权和王权之间的张力。我们到时候会来很详细地去分解这些内容。所以我们要将这一切的事情要放到大历史的背景框架里面去看，这样我们就能明白没有绝对的对和错。那么我们就要问，难道还有相对的对和错吗？也没有。我告诉你，没有绝对的对错，也没有相对的对错。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全是错的。这个是我的结论。因为我们是人。我们的人是有罪、有限，是无知、无力。所以我说全是错的，是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是这样的人注定了我们所有的做法都是错的。你不可能对。你只要做了，你就会有副作用。你的副作用就是错的。所以我们要看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会对这个历史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好在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的神是能够用犹太人的错误来完成他对全人类的救赎。他是这样一位神。所以他当然也能用我们人的错误来推动他的历史。我们是活在历史中的。对错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事情。我们应该关心什么？应该关心神的事情，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遵照他的旨意去行。这是我们学习历史的目的。我们学习历史的目的不是去评判古人，也不是说所谓的可以去吸取教训。我们当然可以吸取教训，但是你相信我，真的放在这个事件当中，你未必能做得对。我们还是做错的。所以不是有一句话吗，说：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不会从历史中得到教训。所以我们也不要太悲观。我们人是有限有罪无知无力，但是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他能够创造他的历史。我们只要在他的历史中有份，就是我们的福气。